



洪建民出门上了一辆中巴车，十三点半，车到渤海古镇。洪建民从车上下来，觉得这儿和小时候怎么不一样了呢？新建的屋舍不但漂亮，街道也都变成了柏油路面，平整而且笔直，两侧还栽上了白杨树。他感到这世界真的是说变就变。无论他怎样辨别，都找不到过去的感觉，更找不到要去的地方。这时，从对面小巷子里，过来一个骑摩托的青年，就走上前去，问：“洪建岩家在哪住？”

“你是建民叔叔吧？我是他大儿子，我是文广啊！”

“你看，你不说话，我还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我们都五、六年没见了。”洪文广说。

洪建民终于想起来了。那年文广从家跑到密山，后来又从密山跑到海洋市来找他，说立志做环保青年，来找叔叔帮着找份环保型的工作，他要改变丹溪江的污染，洪建民先

是把他领到东大河水库的宿舍，第二天就找了一家水处理厂，让他上班去学习污水处理了，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，高中还没毕业就说什么也不念了，和他父亲打了一仗，就跑到外面学环保了。后来文广回去了，再也没见过，今天见了，已经完全变成了两个人：满脸沧桑，黝黑的皮肤，沧浪着黑土地的光泽，背已经未老先驼了，他的侄子出落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田间把式。

实际只有五分钟的路，他们就到家了，建岩兄嫂正在大棚理伺弄韭菜，见面一阵寒暄之后，大嫂说：“大冷的天，快进屋吧！”大家把洪建民接进屋里。1992年，放暑假的时候，洪建民来过这里，那时这所房子刚建好，转眼十余年过去了，只是见到大哥大嫂都有些老了，房子内部的格局也有了一些变化。大哥说：“这不，老二文生结婚，原打算，另建新房，可是老二也不打算在家住，我只是把布局改了一下。”

“这样改得好，真很合理，这多环保啊。”洪建民一进屋环视了一眼屋内布局，说：“一进屋留一个类似小走廊过道，既是隔断又是过道，建一铺大炕，拉格一挡，既是炕，又是厅，冬天北方冷，直接上炕，即暖和，坐的人又多。这好像从朝鲜人哪儿学来的吧。”

“有一点儿，是文广从外面学来的。还有，镇里为落实中央政府低碳环保要求，组织我们去西安村，学习建环保生态村的经验，镇郊的平房一码的建成了环保房。这不，老二

要结婚没房子，开始我也很为难，有了厅，就没了卧室，有了卧室，就没有厅。一天我去鲜族老乡家串门，发现他们的办法挺好，就借鉴一部分过来，又中和了西安村低碳环保房的做法，就建了这个房子，镇里还奖励了5000元建房款，这样建起来的房子，既环保卫生、暖和又节约能源，谁来看了谁说好。”

一会儿，门开了。老二文生带着穿戴一新的新媳妇走进屋来。洪建民看见文生的一只胳膊反提着，感到有些纳闷儿。“大叔来了？这是柳莺。”文生和媳妇上前来和洪建民说话。

“听口音，柳莺是安徽人吗？”

“是，畬州人。”

“畬州的毛笔很出名的。”

“畬笔，徽砚。都很出名的。”

只说了几句话，文生、柳莺要去拍婚纱照，就又出去了。

洪建民接着和大哥大嫂聊天说：“我这次见到文生，怎么感到他哪儿有点不对劲，像得了血栓病似的。”

“你没看见吗？文生的那条胳膊，还有腿走路也浪浪呛呛的，就是脑血栓后遗症。”

“多大啊？就脑血栓。”

“才23呀！”

“这在早些年根本不可能的事儿，看来由于生活条件好了，一些病是提前来了。我倒不是反对吃得好一些，可是你也得控制着点儿，不能由着性子来，见好吃了，就胡吃海塞的，不吃出个脑血栓，也得吃出个别的什么来。”

“高中辍学后，他就去了大庆。在一家网吧做计算机平台维护，好像还做什么网管，老板特别喜欢他，让他天天吃好的，几年下来，吃得白白的、胖胖的，路都走不动了，加之抽烟喝酒无所不好，还有现在的这些食品，我在农村我知道，养鱼加鱼药，养鸡加鸡药，养猪也加猪药，少吃点对人影响还不大，一吃多了，几天就把人催得比小猪还肥，不得脑血栓才怪呢？”建岩说。

“养猪为什么还加猪药呀？”洪建民问。

“现在的人，吃肉要吃瘦肉，猪自己不能长出那么多的瘦肉，怎么办？就得喂长瘦肉的药，为了猪长得快些，还得喂催长药，一个月下来光喂各种兽药每头猪就得5、60元，这些兽药在猪身上有的在短期内不能分解掉，就在体内累积下来，人吃了，少量的还有可以，架不住天天吃、顿顿吃，体内也装满了兽药，这人能好吗？还有那啤酒，没有甲醇就得变质，少量的喝不超标，对人不构成威胁，可是哪有不喝多的，屯东宋家的大小子，你见过的，小名叫山东子，去年

夏天约了三个人，一连喝了五箱啤酒，那两个喝得少，他喝得多，眼睛喝了个半瞎，现在左臂已经失去功能了，这还不说，喝着酒，三个人干起来了，他提起一瓶啤酒，照对面李家小安子的脑袋砸了下去，一下造了个满脸花，头皮砍开了，后来缝了七针，可能是酒喝的大一点，也没太大劲，不然就把人给砸死了。”洪建岩说。

“那怎么不去制止一下呢？”洪建民说。

“制止？那小子连父母都敢打，谁敢去制止，又在自己的家里喝，谁能去制止？整个一个人就这样给喝废了，废了，废人一个。小时候我们都看见的，多好的一个小孩，多招人喜欢，可是，现在？”洪建岩差不多也成了诗人，语言越来越节约了。

“还有那木耳，采回来以后，用什么东西浸泡，使本来能晾出一斤木耳的材料，居然能晾出二斤半的木耳来。”洪建岩说。

“对人体没害吗？”洪建民问。

“咋能没害呢？一般吃木耳的时候，都要反复浸泡，一般吃到肚子里的也就不太多了，一般也看不出有多大害处。有的可能感到肚子不适，一般拉几天肚子，一般也就过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用药水泡呢？”

“这不是商家为了多挣点黑心钱嘛！”

洪建民听大哥一般一般地说着这些一般一般的故事，忽然问：“老二文生他是怎么和柳莺认识的呢？”

“没生病前他就和柳莺认识了。在大庆做网管时认识的。那天柳莺的小干洗店失火了，正好老二路过，前去帮着把火扑灭了，柳莺哭了起来，文生问她，哭啥？柳莺说，把人家的衣服烧了，没钱赔。文生跟他算了一下大约需要三千元，当时文生拿了四千元钱给他，说：这些钱你就先用着吧，不着急还。要说柳莺这女孩也不错，小店重新开业后，不长时间就把钱还上了，后来他俩就好上了，是她发现老二生病了，就领着老二去医院，老二开始还不去，等到医院一检查，马上确诊脑血栓，幸亏及时，不然麻烦就大了。”大嫂满怀感激地说。

“也是一个痴心女孩，他不嫌恶他吗？”洪建民问。

“不嫌恶。也不知他前生还是什么时候修来的福分。”大嫂说。

“多好的孩子。”洪建民说。

这时，大门外路上开来了一辆黑色奥迪小轿车，在门口停下了。听到车的马达声，拴在韭菜棚旁边的大白狗，拼命的跳着、叫着。洪建民透过窗户，看见从车上下来两个人。男的稍胖，女的略瘦，向院子里走来，

只听来人，冲着跳跃的大白狗喊了一句：“就两天没来，你就不认识了。”

大白狗听了，哼了一声，摇晃着尾巴，马上变得宁静起来。

洪建民说：“这不是洪建和和王晓丹吗？”

洪建岩抬头向窗外看了一眼，说：“镇长和书记来了。”说完赶紧起身开门迎上去，洪建民也跟着跑了出来。

洪建岩指着洪建和介绍说：“这是镇委书记。”

洪建民看着长高了而且有点发福的洪建和，朗朗地笑起来，赶紧上去握手，眉宇间那祥和的气息，谁见了都会感到十分亲切，说：“建和呀！那怎么能忘呢？那年我来渤海的时候，在玄武湖钓鱼，把鱼钩甩在了我的胳膊上，结果鱼没钓到，把我的胳膊钓起来了，害得我疼了好几天。”

洪建和说：“你还记得吗？洗澡的时候，让前屯的二愣子，把我们衣服给藏起来了，光着身子怕见人，蹲在水里，我们一直等天黑才跑回家里。”

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。王晓丹站在一旁也禁不住笑了起来。

洪建岩指着王晓丹说：“这是王镇长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四姨家的小表妹，进步好快呀，都当镇长了；记得那年来，带我到你家的瓜地里偷瓜让你父亲抓住了，

不但没怪，反而说，自家的孩子，想吃瓜，我去给你们摘去，说着给我们摘了一大筐瓜，吃得把肚子差点胀破了。”

王晓丹说：“我爸爸还盼着你来呢，他老人家现在种的瓜，越来越好吃了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夏天来就好了，这可是远近闻名渤海古镇的瓜。”

洪建岩这时才插话说：“不用夏天，晓丹父亲种的瓜长在生态园里的，利用淀粉厂净化后下来的温水，加之玄武岩特有蜂窝优势培育出来的，不但长得好看，吃着像蜜一样甜。”

洪建岩一说完，赶紧招呼说：“大冷的天，别站在院里，像是视察似的，快进屋里说话。”

他们一边笑着，一边说着，相互谦让着走进了屋里。

大嫂拿出了喜烟和喜糖给大家，又冲了极品铁观音，一刹那间满屋飘香。

他们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话。洪建民说：“现在农村，也和城里没什么差别了，就说茶叶吧，过去喝不起好茶，也买不到好茶，来了客人是一码的糊米泡水茶。”

“这些年政策好，农家的生活质量在一年年的提高。”书记忽然话锋一转，说：“就是环境问题，我们没大注意，把丹溪江污染了，尤其我们镇里的淀粉厂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早晨我过来的时候，看到淀粉厂，流出的

水，很清洁呀？”

“书记说的是两年前的事儿，市里环保局发现了，把淀粉厂给关了。”王晓丹接过话来说：“我们算了一笔账，淀粉厂一关，每天损失二、三万元的收入，再加上河流污染后，鱼给呛死了，渔业这块又损失了两、三千万元，镇里这两块收入没了，就等于断了经济命脉，你知道的，我们这里除了大米，就是玉米，不搞玉米加工，农民手里就没有钱，我和书记一商量，决定砸锅卖铁，也要解决水污染问题，当年拿出260万元，上了净化设备，经过净化的水，我们用它来灌溉稻田，还去全国有名的生态养殖基地西安村学习，建起了生态养殖园，列入国家500个生态科学养殖基地，省农林局领导来我们这里视察，发现这个办法好，又奖励了我们300万，去掉上环保设备的钱，我们还赚了40万。结果当年不仅见效，生产总值还上升15%。”

洪书记说：“这不仅解决了水污染的问题，生态园长出的大米，味道特别好，含微量元素还高，市场上现在卖到12元钱一斤了，而且供不应求，成了抢手货，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。”

“看来，这爱护环境，过去说为子孙后代负责，现在看，不仅仅是这样，而是自己立即受益呢。”洪建民说：“我早晨从大姑家出来的时候，我还很惊讶呢，这街道清洁得和城里一样，一点垃圾都没有，我还以为渤海古镇升格县政府了呢？”

我还问了一下，老百姓说：我们这里的环境卫生执行的是国际环境世标标准。当时我还以为他和我开玩笑呢。”

说着大家又朗朗地笑了起来。洪建和说：“这可能就是善有善报。我早就听说，你手握白泉重逢定理，这次来能不能让家乡人民，也听一听，长长见识。”

洪建民听说到白泉重逢定理，心里十分喜悦，说：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书记、镇长有话，我这个马前卒，一定听从命令。”

王镇长说：“书记，我看还有些时间，带建民参观我们的生态养殖园吧。”

洪建民立即响应，说：“我还想看看四姨夫呢，快带我过去看看。”

洪建和说：“还是小时候的脾气，说风就是雨的，是不是想吃鲜瓜了？”

几人说笑着，上了车，朝生态科学养殖园奔来。

四人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渤海古镇响水村科学生态养殖园。文广在大门口热情接待了他们，在领着他们通过消毒室时，洪建民看到脚下的稻草帘，感到有些不解。洪建和说：“这稻草帘不是普通的帘子，它是消毒液浸泡过的，人经过之后，脚下的鞋底就干净了，而身上的衣服给周围的紫外线灯

照过后，什么病毒了、病菌了也就基本没有了。”洪建民看着周围一些细小的灯孔，感到这里的设计处处体现着一种环保理念，而且别具匠心。

走进院子，更是让人目不暇接：路的两侧是稻田，西南角是一个水库，鹤群在岸边悠闲的度着，有的在觅食，有的单腿立着，把脑袋插在翅膀里睡着，让人感到十分安逸清闲。东南角与淀粉厂相接的地方有一个大型养水池，里面的水十分清澈，溢出来的顺着水渠向北面缓缓流去，清波荡漾；路面的上方是葡萄架，上面挂满了黑紫色的葡萄串，葡萄粒儿有乒乓球那么大，挂着一层白霜，看上去十分可爱。再往里走就是一排排整洁的猪舍，一头头小猪，正在接受阳光浴，上面的喷雾式淋浴头，筛下水来；那些小猪站在下面舒舒服服地在洗澡呢，让人见了轻松极了。猪舍的前面的排水沟里，长满了水葫芦和浮萍，饲养员正在把浮萍捞起来，放在槽子里，洗过澡的小猪，有的在吃浮萍，也有的在吃水葫芦草。虽是猪舍，却一点也没有怪味，反而有一阵阵草香四处飘荡。在排水沟前侧是瓜架，有的是丝瓜，有的是苦瓜，也有南瓜，当然有的架上也有葡萄，这些蔓生植物，从架子上一直爬到猪舍的上方，枝叶相间，光线透过枝叶的空隙，均匀的照下来，斑斑点点的，既不过于浓密，又保证了足够的日照。这一切处处体现了一种人文思想，一种环境精神。

再往前走，就是王家的瓜园了。王老汉早等在了门口。

洪建和一面和王老汉打招呼，一面对洪建民说：“过去说，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现在是王爷爷种瓜，不夸也甜了。”

洪建民上来握着王老汉的手，说：“一晃都18年了，你老怎么比以前还年轻呢？”

王老汉笑得嘴都合不拢了，他握着洪建民的手，说：“小淘气包，那年来渤海，让丹红缠着我说话，你躲到玉米地里，侧着脑袋摘我的香瓜，把瓜秧都拽了下来。”

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，洪建民笑得更甚。说：“这都是你宝贝女儿的主意。”

镇长说：“的确是我的主意，可是我也没让你拽瓜秧啊。”

“我说我从来没偷过东西，晓丹说这不是偷，自家的怎么能是偷呢？这叫摘，我才在她的劝说下扒在玉米地里，等你被晓丹引开了视线，才小心翼翼地爬过去，谁知道大黄狗发现了，没完没了地叫了起来，吓得我一着急，慌乱中提起一颗瓜秧就跑，结果给你老人家抓住了。”

说完大家一阵大笑，这里的空气仿佛都充满了愉悦的气浪，鼓荡着快乐的笑容。

王晓丹说：“这里的空气好，加上火山岩玄武石二氧化硅和微量元素的含量高，还有小气室的气化作用，不仅植物的微量元素含量高，人在这里生活久了，也越活越年轻的。有专家还专门作了考证呢。”

洪建和说：“水葫芦，用来净化园内污水、美化园内的环境，十分管用。在我们这个镇包括附近的一些乡镇，也借鉴我们的做法，纷纷建起了生态养殖场、生态乡村、生态家庭、生态公园等。省里领导来视察后，还写下了‘生态养殖，春光满园’的赞美题词呢。后来中央和省、市电台、电视台多次向国内外播出和播放了这里生态养殖的经验。”

晓丹镇长说：“我们这个园，是一个综合性的养殖园。有猪场、鸭场、鹤乡、工厂化农业示范区、精品水稻养殖区、精米加工厂、鱼蟹养殖区等，年生猪饲养量5万头，水生饲料放养面积100亩，栽植各种果树近1万余株，水稻种植面积300亩，养鱼水面达20余亩，高标准蔬菜日光温室23栋，其中3栋是电脑控制的实行无土栽培的日光温室，春棚6栋，现已开发形成‘香水’‘响水’注册商标的系列农渔产品，现拥有资产6300万元。”

听了书记和镇长这激昂而洋溢活力的介绍，把洪建民带到了个崭新的农村天地，仿佛一幅水彩画，他走在美好的风景里，心里豁然开朗，漾动着憧憬变现实的快感，犹如一湖清水荡起了涟漪，让他随着兴奋起来，未来农村美好图画在他眼前时隐时现。呼吸着瓜田清香肆意飘洒的气息，洪建民更加欣喜。